

追随她的旅程

路内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追随她的旅程

路内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随她的旅程/路内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302-1354-4

I. ①追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4846号



追随她的旅程

ZHUISUI TA DE LÜCHENG

路内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新 经 典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三 河 市 申 晟 雅 豪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300千字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54-4

定价: 3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录

引子	1
技校	7
一九九一年的少女帮	16
戴城往事	30
人生若只如初见	38
在河边	64
夏日即景	82
在她身边	99
谎言与安慰	118
智障者不能自拔	129
戴城青少年凶器考	143

社会渣滓	152
工厂之旅	175
曾园	192
怀孕之旅	214
上海	236
我们都是残废	249
死	271
温暖的逃亡	284
最后的历险记	302
杨一的逃亡	324
尾声	344

引子

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。

在我读过的小说中，有那么几本，多年来一直被我爱，其中之一是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不啻为一个寻找题材的好故事。四个有缺陷的人，结伴去寻找完美，当他们找到之后，世界因此改变。《西游记》的奥妙在于，在此寻找的过程中，乃至到达天路之终，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，他们和《天路历程》不同，和《神曲》不同。我十八岁那年读罢这本书，就觉得，像这样成为圣徒，真不知应该高兴呢还是忧伤。

爱和死，都是浓缩的结果，寻找则是一种稀释。寻找，就其本质来说，游离于爱和死之外，它所具备的神话逻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，但有时也会坠落，被引力撕裂，成为徒劳的幻象，成为爱和死的奴隶。

我是怎么来到莫镇的呢？

已经是千禧年的年尾，我躺在旅馆的床上，确切说是趴着，身体以上是一条被子，被子上压着我的棉风衣，身体以下是床单和一条薄

褥子。南方的冬天来得迟，十二月末的天气并不冷，阔叶树上枯黄色的叶子飘落，漫舞着掠过窗户。我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。

莫镇。

先是三天前在上海见了一个女孩儿，她是我交往了半年的网友，还在读大学，一起在聊天室里打情骂俏。我们从来没见过面。有一天，她向我借钱，说自己得了一种病，需要动手术，具体什么病也没告诉我。我揣了一千块钱去上海，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所大学门口见到了她，说实话，她长得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，比她自己所形容的就更差了，而且很健康，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样子。我有点犹豫，是不是要把钱借给她。

女孩儿带我去大学里喝咖啡，并说：“原来你是个 old man 啊。”我有点生气，我才二十六岁，在她眼里已经是老头儿了。我说：“你就不用嫌弃我了吧？”这顿咖啡喝得有点没意思。后来我还是把钱给了她，她给我写了张借条。聊了一会儿，她说去上个厕所，出了咖啡馆，往前面的教学楼走去，她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她留了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在椅子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塞了一团报纸。钱是被她带走了。日他大姐的。

我跑到教导处去，拿出借条问老师们：“文秘专业有这个人吗？”借条上落款的姓名是“卞宁”。老师查了一下说学校压根儿没这个人，我把她的相貌又形容了一下，老师觉得我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好，但是文秘专业怎么可能有如此难看的女孩儿呢？我很郁闷。后来有个老师说，卞宁，不就是“骗人”的意思吗？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谢谢他的智商，然后就走了。

我独自在校园里晃悠，这个学校我曾经来过，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。那次是晚上，校园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，事隔多年之后，我

终于得以在明亮的白天浏览其全貌，只可惜我不复有当年的好奇心了。我想起那个女孩儿，不是卞宁，而是我十八岁时遇到的，她的神情，她说话的声音。我有点头晕，好像把脑袋蒙进了水中，五感顿失，心跳加速，呼喊的声音变成一串气泡往天空中飘去。

我决定去莫镇。当我踏上一辆破烂的中巴车时，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，事实上，汽车开出上海我就有点后悔。这辆破车，座位上的人造革皮垫全都破了，肉色的海绵奋力向外钻出来，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胖子。车子跑起来连吼带喘，全身的零件好像都要抖下来。后面的妇女开始晕车，呕吐。司机操着方言骂骂咧咧，售票员是一个长着胡子的中年妇女，沿途不断有人招手拦车，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强行赶下来停车吃饭，二十块钱一盘蛋炒饭，蛋少得可怜，而且很难吃。有个中年女乘客气愤地说：“这是用卵蛋炒出来的饭！”——这些都尚可忍受，最离谱的是吃完饭之后，司机说：“不开了。你们坐那辆车吧。”我放眼望去，路边停着一辆比原先的中巴车更破的车子，连车窗都没了，估计是从报废站里拉出来的。一个醉醺醺的司机跑到我们身边说：“上车上车，我还要赶时间呢。”当这个醉鬼司机把车速拉到九十迈的时候，我开始觉得恶心，想吐。车到莫镇，脚一着地，我就觉得天旋地转，抱着电线杆吐出了两口蛋炒饭。一抬头，发现司机也在吐，他是喝酒喝的。

无论如何，这是一趟意外的旅程，有什么不爽的也很正常。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

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莫镇，有人曾经向我描述过它，说它很安静，位于交通线的岔道上，哪儿都不通，沿着道路再往前就是太湖，两侧是墓园，葬了成千上万的人，来自戴城，来自上海。他们的数量逐年增加，总有一天会超过莫镇的生者。莫镇，就像迷宫中错误的角落。

其实根本不安静。在路上我就发现了，有很多大巴往这里开，贴着“扫墓专车”的纸条。同车的妇女告诉我，冬至了，扫墓的、落葬的，都来这里，莫镇的风水很好。到了车站一看，乌糟糟的人群，晦气冲天，有些操着上海方言，有些操着我家乡戴城的方言，有些说普通话。有人说说笑笑，有人抱着遗像哭得惊天动地，有人高喊抓小偷。我离开了这个乱哄哄的地方，按照我记忆中的地址找人问路，在错综复杂的小巷中找到了这家旅馆，住下，狠狠地睡了一觉。

现在我趴在床上，向外张望。窗外就是街道，对面是一家理发店，我注视了它很久。这种老式的理发店如今很稀罕了，只有一张破旧而厚重的理发椅，锈迹斑驳，墙上的镜子发黄，桌子上有一个电热水壶在冒着热气。除此以外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还有一个胖老头坐在里面，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，他应该就是理发师。

我穿上衣服，把自己稍稍打扮了一下，走出旅馆，先到巷口的杂货店去买了一包烟，抽了一口，发现店主给我的是假烟。我扑到柜台上，揪住他的领子，露出十八岁时候的凶恶面貌，他就给我真烟了。我走回理发店门口，在那里呆立了一会儿，地上散落着花白的头发，显然，只有退休老头才愿意到这里来。理发师朝我看看，没把我当成是顾客。我就走进去，坐到理发椅上说：“剃头。”只听呼啦一声，一块扎人脖子的围兜从天而降，落在我身上。

他说我不是莫镇口音，从哪里来，我说戴城。理发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现在到莫镇来的人，都是做丧事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来扫墓。”理发师问：“家里谁在这里啊？”我说：“我的老师，过世好多年了。”理发师说：“昨天去过了？昨天冬至。”我说还没有，我都不记得节气，反正哪天去都一样，尽心了就可以。理发师说：“说得也是。”

剃过头，我坐在理发店门口，眯着眼睛抽烟，想起好多往事。这时，

有个小女孩从外面跑进来，理发师说：“到后面玩去。”小女孩答应了一声。我扔下烟头，把她抱起来，她不过五六岁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叫我叔叔。”小女孩不是那种伶俐的孩子，被我抱着，有点呆头呆脑。理发师说：“她是我孙女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你带着她？”

理发师说：“前年她爸爸妈妈出事了，都不在了。夫妻两个去太湖游泳……只有我带她喽。”

小女孩伸手在我眉毛上摸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里有条疤。”是的，我眉角有条疤，眉毛是断的。去年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女的一看我的眉毛就不乐意了，说我断眉短命，将来连累她做寡妇。做寡妇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我穷光蛋一个，如果注定要做寡妇，那还不如去嫁个有钱老头呢。我听了这话，反正也无言以对。

小女孩问我：“你的疤怎么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被鸡啄的。”

小女孩说：“几岁被鸡啄的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十九岁。”

后来我把她放下来，她跑到里面去了。我继续坐着，和理发师聊天，请他抽烟。冬季的阳光，很明媚地照进理发店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女孩又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本影集，摊开了对我说：“叔叔，我看见过你的。”

理发师说：“你又在做梦了。”

小女孩指着一张照片，对我说：“这是你。”

我看了看，那张照片上，我被两个女孩儿夹在中间，做出很开心的笑容，身后是上海的黄浦江，有一条白色的轮船正露出半个船身，依稀可见江鸥掠过的身影。照片上的我也是像现在一样，剃着很短的头

发，光头露出一点发茬。

小女孩指着左边的女孩儿说：“这是妈妈。”又指着右边的女孩儿说：“这是干妈，她早上去扫墓了。”

技校

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。

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，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，在此之前，世界一片混沌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，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，光线过剩，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。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，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

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，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，老了以后是夕阳。这种算法很光明，把人生视为白天，要是倒过来看，人生是黑夜，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，然后是漫长的黑夜，某一天死了，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，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。

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，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，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，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，有几千年的历史。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，它们戳在市中心，未经修缮，摇摇欲坠，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，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，非常值钱。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，后来我哥们杨一说，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，而且是有道高僧。我们听了很害怕，挖什么不好，非要挖些骨灰呢。

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。其实技校也不错，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，非常金贵，剩下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，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。技校不算太差，也不算太好，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百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九十八，心态会很不一样。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她是本科生，他爹差点杀了我，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：“别忘了你是百分之二！”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。

我们家族里的 DNA 很特别，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，比如说科长啦，工会主席啦，医师啦，助理工程师啦，小学老师啦。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，也谈不上很光彩，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。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戴城，还是很受人尊重的。工农兵当然是傻逼，这人人人都知道。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，将来铁定做工人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他们说：“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？”老二就是我爸爸，他排行第二。我爸爸非常羞愧。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，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，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。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，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，可惜他是个瘸子，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。

三叔对我意见很大，说我懒惰、粗野、狡诈，道德品质很可疑。他训斥我的时候，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，好像举着个奖杯，说：“你要像我一样，身残志不残。”我心想，去你妈的，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？那一年，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，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，很没劲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技校读到三年级，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。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个表都不会修，这不能怪我，其

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，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，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鸡巴，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，我们看不懂，也懒得看。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，夏天的时候，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，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，装模作样地念着书，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，有时候太投入了，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。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，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。此人非常讨厌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，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，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，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，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。

我那个学校叫“戴城化工技校”，简称“化技”，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，男生化技男。不要觉得是羞辱，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。

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，统共只有一幢楼房，两层高，楼下是教室，楼上是办公室。六间教室，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，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，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，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。该校没有操场，体育老师倒有三个。起初我也奇怪，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？后来才知道，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，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，图清闲，福利也不错，每年还有寒暑假，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。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，数学老师三个，物理老师三个，政治老师四个，机械制图老师五个，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，大概有八个，还有校长、副校长、党委、教导主任、班级辅导员、团支书、总务科、财务科、保卫科……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。不客气地说，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，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。

由于教室不够用，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，具体的办法是：六个班级上文化课，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，到大街上去跑步，跑完之

后再轮换。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。这简直太扎眼了，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街上跑，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，有穿太子裤的，有长头发男生，有板寸头女生。为了耍酷，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，嘴里叼着香烟，沿途骂娘，顺带偷东西。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，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，小贩更是鼠窜而去。说实话，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。

化工技校沿河而建，那栋教学楼是五十年代的房子，红砖砌成，外墙有很多弹坑。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。有个老师告诉我，武斗那年，这里是桥头堡，两派人隔着河对打，子弹横飞，还有人半夜泅水过来偷袭，这边就用带钩子的竹篙往水里扎，把一个大活人像鲢鱼一样钓起来，然后用钢钎照着俘虏的肛门里猛戳。钢钎从肛门进去，从嘴巴里出来，够牛逼吧？我们听得毛骨悚然，虽然也经常打架，用砖头砍来砍去，但想象不出肛门被捅穿是什么滋味。

那些弹坑，那些被捅穿了屁眼的年轻人，大概就是这所学校的恶咒，硬生生把我们都诅咒成了社会渣滓。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很多都患有痔疮，女老师痔疮少点，也免不了有口疮。他们说这是冤魂在报复。

学校紧靠着河，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，它是交通运输线，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，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。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，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，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，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。

期末考试结束后，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，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，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，抡开四个拳头照着我脑袋乱捶，我招架不住，弃车而逃。这两个人体格粗壮，但跑不过我。我徒步来到学校，头发蓬乱，脸上沾满鼻血，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

一条一条。这形象非常唬人，跑进教室，同学都笑翻了。

我迟到了。校长正在广播里说：暑假就要来啦，你们这些技校生，也不用考大学，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，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，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，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，暑假里没人管你们，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班主任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路小路，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，站到门口去！”我心里很想不通，我这个穷光蛋，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，刚才还弄丢了，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？

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，五七年的右派，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，起先他还很牛逼，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，后来到了“文革”，判了他十年徒刑，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，这下子彻底服气。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，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。关了二十来年，挨了枪子儿，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；第二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，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！

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，本来应该是牛逼的，可惜班主任仅仅是把牛逼要在我们头上。他是东北人，平反以后，他来到戴城，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嫖娥疗养身心。领导上还给他配了个老婆，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，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。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，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，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。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。更可怕的是，她一来劲，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，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，打得老头满屋子乱窜。他们把老头擒住以后，按在床上狂揍，他们憎恨他犹如汉武帝憎恨司马迁，打的都是要害部位，老头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给别人看。挨打之后，